改亭存稿

跂亭存稿序

文以氣爲主古人之名言也其人強毅則其文矯以健其人闓爽則其文𠺕以達其人夷曠則其文淡以平其人豪邁而雄偉則其文騁以奇閎以肆若司馬子長賈太傅韓昌黎文文山方

正學諸公之文具在讀其文可以知其人也若其人類情委靡而文亦隨之不足尚已予弟時鳴自少穎敏秀拔取科第如俯拾芥及爲御史以激揚自任凡所論列必社稷之大計帷幄之巨奸皆人所不敢言者暨擢外

臺郎抗章力辭若棄弁髦無所
顧慮非直養是氣者能之乎由
是發而爲詩歌爲序記爲傳贊
誌銘諸作伸紙落筆若不經意
而矩度自合沛然如長江之流
翛然如冥鴻之舉鏗然如大鏞
之扣所謂蹻以健者皇以達者

淡以平者騁以奇闊以肆者則
隨所遇而時出焉予亦能嗜古
學然格卑語弱難免乎頹惰委
靡之病讀時鳴之文真能振衰
起懦而助予之弗及也自是而
不已焉循正學之階梯以馴造
乎馬賈之堂奧其孰能禦之哉

時鳴著述甚富懸于國祿者三之一茲刻其所存故曰存稿而改亭則其號也別有養心精論南濱子于改亭奏草家禮俗宜若干卷雖謙退未遑盡刻然璞玉淵珠光怪自發終不可得而秘矣

嘉靖戊戌秋八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右春坊

太子右庶子兼 國史脩撰前

按察司副使奉

勑提督山右學政致仕允方鵬

序

改亭存稿卷之一

崑山方鳳著　　玄孫士驥上服父重較輯

序

南溟文集序

昔人謂文章與身窮達窮達而在上則頌揚流布窮而在下雖善必塞焉此俗論也孔孟厄陳蔡不遇於齊梁而其文萬世不泯下至班馬韓柳歐蘇未達時咸以文顯文之窮達果係於身乎哉若夫身未達而文不窮道未大行而名不塞吾於伯兄先生見之先生外和而內方接人以恭而處身不亂其志定故其德恒其性靜故其學純弱冠遊邑庠與朱王峯顧未齋

同硯席爲二公所推讓今二公皆以狀元起家先生淹於場屋者逮十五年三十外始得薦於有司而禮闈又見挫由二公觀之先生之時不可謂不窮矣然初日先輝聲布天下兩都達官鉅公走吏函幣丐詩文者庭無虛跡由今日觀之先生之於文不可謂不達矣循是以上則班馬韓柳歐蘇之文亦豈待達而後能哉雖然古之君子終於窮不得行其志夫然後鳴之於詩文先生非終於窮者也行將以科第高天下與二公同顯以經術濟世則雖孔孟之文經緯天地亦分内事也然則先生今日之文窮而達者也將來之文達而達者也於身何與焉正德改元七月甲

辰先生將卒業南雍手持是集命鳳爲之序故以窮達之理爲告先生別號雨溟因以名其集云

送顯察御史徐君山東清戎序

自寓兵於農之法廢後世軍民相倚爲用而爲法代各不同至我　朝治軍之法較之治民若有所未盡者余嘗奉使山東與清戎張御史祐細計而得其槩國初恩軍少惟法者輒北南相遷爲軍於是有井里之思而司冊籍者藏刻詭創滌擻自肥於是有不能自安之心其越禁而逃也宜矣乃至給批勾補編圖按冊擒獲者若著當豁之令縱匿者攀抵役之罰宣德初始命給事御史分任清軍立紀綱以清軍事專任

御史於是乎專有定職而宜有定數矣然逝逖隱脫之弊日漸月苛而使上之人莫得而窮焉於乎宜乎治軍之不如治民也已僚友徐君士元以才幹推恭
勑清理山東軍政君嘗尹余干值劇盜戎務紛沓至廢寢食寬民之法固已熟練而稔識之矣夫復何言哉然余嘗病任清軍者以屈指歲時延望更代爲心則其爲國也必輕以忍心勾補充足分□爲功則其建功也必細茲二者非所以望於君也安乃心期盡乃事不粉飾於皮膚而務去腹心之疾不煩苛於枝葉而先求根本之大必使忠厚惻怛之意隱寓其中潛消其懷土之思振作其向義之氣則君之職舉

有不舉乎哉山東乎舊遊之地而軍政又所素講欲
行而未能者於君之行不敢不舉以折衷之

劉國賓西徑詩序

江夏劉君德光賢而好文作賓　鎮國府自少警敏
不凡蓋吉士也其號曰西徑西徑實江夏屬里德光
世家其地至德光結屋游息買田督耕資其入以供
時祀餘則給親賓飽宴之費歲四三往焉詩社中往
往持酒追隨賡詠累日裒成巨卷請予序諸首簡予
奉　使之楚每出見高戸崇垣則知為宗室之戚及
謁德光門第清雅居然一儒生家及與德光談詩若
文又居然一儒生乃知德光器局與人不相似宜其

有西徑之優適而不以富貴爲慮者也予高其志既爲之序又從而歌之歌曰匪仕弗榮兮吾紆則金匪隱弗高兮吾藏則深結幽居兮蕭高林肆遊賞兮誰吾禁有田可耕兮有勝可尋隹山冽泉兮可登可臨藉茂樹兮坐繁陰倒清樽兮橫素琴吾將終吾生以徜徉兮以樂吾心

約庵戴翁輓詩序

漢陽戴君純夫推吾蘇者三年而政成既而得其尊人約庵翁之訃民聞之惜其去而憂其憂相與吊祭咨嗟其名能詩文者爭爲哀輓之什而吾崑居多萃成巨册題曰風木餘音余僭引其端夫古之君子聞

望德澤施及天下沒世不忘跡近則易親交久則難
離一旦有生死之隔不能爲情而形之歌些以寫其
繾綣之私亦不得已焉耳今吾民與翁未嘗有半面
之雅一語之接而篇什盈積悲思可掬亦近於誣矣
予嘗反復求之無乃感於君而發之於翁者乎翁之
歿幽堂之銘有六行君得於家教其施於吾民者舉
此而措之剖政決獄枉直不爽則得翁之義而又默
寓乎安養匡直之愛使民無切木嚢地之恐則得翁
之厚資俸輒給服食雅素則得翁之節議論天下事
如指諸掌而聲譽之徐埭祿位之小大漫然不加之
意則得翁之達與恬佩服庭訓移忠守官其居喪也

戚過於文則得翁之孝夫君之德本於翁而及於吾民吾民之心感於君而發之乎翁宜其以父視君祖視翁嗟嘆悲歌有加無已亦子孫分內事也奚必登翁之堂身親其賜而後爲有情哉是爲序

蔡侯平海盜序

嘗謂弭盜惟濱海難爲功攻之則風檣奔駛彼利我鈍招而殺之則信爽舍之則威損故陸宣公真文忠公皆以海盜弭於未發者爲上功甚至欲擇守令之善武者久其任其曰苟非逆折其萌芽終恐難圖於滋蔓論則得矣然亦難矣哉吾蘇惟嘉定濱海盜出沒爲患前此則劉通施太足一擣數鄰震擾禍亦慘

矣嗣其惡者曰崇禮亦施姓陰蓄無賴千人巨舸五
百横行水陸資產山積乃併建田屋雜良民中以自
蓋然出入必以兵衛人視之若虎翼然雖官府亦不
敢輕發養成其惡者殆三十年矣今年夏河南蔡侯
來尹茲邑部使者陰委之侯承命惟謹旦夜蹤跡虛
實凡三月不露齒頰雖左右親信莫知也于是崇禮
益肆志挾惡少百餘誅污隣婦紿許之娛以酒食而
侯已廉得其迹密遣人火其舟攣其黨費十夫之力
而渠魁就縛嗚呼神矣哉人之所甚難而侯獨甚易
之豈真所謂善武者歟余不暇遠引姑即二盜評之
擒通將子在哲髻百方弗獲不得已招以不死既而

磔于市擒太時其費不貲横罹鋒鏑者不可勝記嗚呼二盜起於倉卒成於數百烏合而其害至此若崇禮者選數十年之積而加以數千悍勇之氣一鼓而發江淮下命應呼紛至東南之害十倍二盜於是乎侯之功之大當享廟食不但上官奬借之榮而已也鄉士大夫司空蒲川龔公侍御沈君輩率耆老再拜頌侯於庭而委予爲文以旌其功雖然侯以清才雋德志期遠大恬然不以一事之遇自侈他日高名偉績當與宣公文忠並稱盖區區之私所以望於侯者如此幸相與勉之

送福建布政司理問黃君之任序

福建布政司理問黃君宗大將行吾邑縉紳大夫會餞於問潮館君請益於大參吳公曰其無似以司刑爲職願乞一言爲後進規公曰嘗聞之易矣噬嗑具治獄之道釋者曰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吾嘗終身誦之請以爲贈君曰威明之說則既聞命矣君中之云則未達公曰又嘗聞之書矣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士制百姓於刑之中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刑非威則慢然傳曰明君使民不畏吏則不獨貴於威非明則枉然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則又不獨貴於明威與明皆不得爲貴而求其所謂中者貴之亦考其時而已矣方今天下之民財殫力窮困於

征需苦於冦竊其惟刑也有甚不得已之情君其隨時屢中守已則持謹三尺之戒屢人則存寬一分之心使法不廢而仁自全則威與明又豈待他求哉君再拜曰命之矣予聞之作而歎曰長者之言也夫君不敢自多其才而請益於長老公又不肯自私其所長而雅訓於後人則君之茲行也惟慎惟公以弼明教庶幾乎中行他日名能吏則公之賜也

送兵部尚書廖公致仕序

觀大臣必先於進退進退之難則必以行道為已任退之易則必不以祿位之不得為已憂古之大臣皆然而後世或有不同焉者若今大司馬龍灣廖公之進

之退有古道焉公端人也鳳為諸生時已稔聞公名公時在選部一遷太僕少卿則疏辭者再時議公為太宰公力避不敢當　朝廷不得已處公留都冢轉兵部預叅贊公益不敢當則疏辭者三公之進可不謂難矣乎公之清才勁節終始一致不能縷數姑舉其近在本兵者評之正氣足以消邪僞忠誠足以樹勲業莊重足以化薄俗凡　朝廷委議機務內外重臣敳分言殊公徐以數語折之罔不服從故留都根本之地陰受公之賜而公退然不居惴惴焉持盈滿之戒托疾疏辭瞿瞿然若負而釋若垢而浴無一毫留戀係吝之態公之退可不謂易矣乎夫難易在人

則為趙孟之貴賤難易在我則孟軻氏之進退綽綽

惟公之進也不假援引而所以難者自難之故公之

退也無所顧慮而所以易者自易之難則身安於位

而其志行易則身安於野而其心樂易曰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公誠無歉焉公

卜日將行法司諸君圖郊餞推鳳為文以暴公之高

雖然方今　聖人御極起用碩舊完名全節如公者

恐終不能私其身安車及門既退而進在公有不得

而辭者此諸君之私實非私公將以為天下望也

壽朱哲刪七十序

朱氏自睢陽來代有聞人徙居崑山族益盛至憲副

遽庵父子繼顯自是游庠校取科第者不絕公以縣邊授指揮僉事號哲軒今年壽七十公之親友雖尋常遇公誕日輒持酒稱賀矧今適逢稱年其賀當倍於昔其詩若文必多至不能盡讀也然大抵以貴富與壽頌而祝之耳未有能推其所自者夫人各有族也而公之族獨盛於人而公又獨盛於族之人夫豈偶哉譬之水焉天下之水萃積於海江得之而爲江漢得之而爲瀆溪澤溝澮得之而爲溪澤溝澮其得有小大其得於海一也公之上世累仁樹德汪浩無際得其一脉者或以之貴或以之富或又以之壽也然無而得之者徧求公之族不能一二數也而公則

兼有之不特溝澮溪澤焉耳矣而爲江而爲漢焉夫豈偶哉蓋水之爲物卑而不盈大而能順故其流不息公雖處有餘之地而益加謹畏若不足以承之者焉所謂有大而能謙必豫豫則安安則壽理也然又有說焉冥豫之悔聖人所戒公當篤本源之思益自充蓄以大其先德而不敢自替於涓滴焉則朱氏之澤愈流愈遠其增光於睢陽多矣予不佞辱諸公丈字之委而且於公有姻厚焉故頌而規之

送李宗夏序

士貴立志志不立不足以言士苟侁倖尺寸之階升斗之祿輙悻悻侍以驕鄉里族黨遇父母妻子侈然

有德色嗚呼士之志豈若是乎哉無爲李君宗夏誌
志士也厥父德榮翁素饒於財享有冠服生五子君
獨長視萬金之資若無也乃與弟璉皆游學宮正德
戊辰　詔生員賑邊得入太學需次登用德榮以君
應例君愀然不樂曰讀書止於此乎既而卒業南監
歷政西曹登名仕籍搢紳咸爲君喜君獨愀然不樂曰
士之進身止於此乎蓋君不甘於尋丈之棲息而將
有摶風萬里之志卜日將歸其姻某戶侯壯其志徵
文贈之予與君邸舍伊邇頗知君進而言曰志有三
道德尚矣其次功名其次富貴君薄萬金而用心於
學不欲階尺寸竊升斗而有志於遠者大者庶幾所

謂超富貴而志功名者有矣然進以道德則末也道德云者仁義忠信是也養其心潤其身施於政事常以古聖賢自期而不屑屑於外物之得喪此士之所當志也今之爲士者逐逐富貴中求其以功名爲念者十之一二耳若道德則千百之一二耳君歸當率其弟勇志篤行以求不負平生之所期可也予非道德之士也與士言不敢不進諸道德君其毋以人廢言

送顧南巖之任序

江西素多盜故郡設捕盜官一人而南昌爲甚蓋南昌藩臬所隸供億之繁刑稅之苛而重以逆濠之禍蹂躪殘殺民不得已焉捐室家棄禮義往往爲椎埋

剽欲之姦急之則亂緩之則滋蔓故捕盜之責艱繁吾崑南嚴願君以科第起家授南昌通判涖行有期鄉進士任漢淵葦餞於郊徵余文贈之予聞君之職專於捕盜有爲君謀者則皆曰弭盜之法非嚴不可故王居安用以賊擊賊之策盜用屏息至刻石紀功陳辯自提兵擣賊巢克平六十餘砦至今南昌論捕盜功以二公爲稱首予觧之曰政以時移法以地改以嚴刻用事先殘而後安之在王陳二公之時則可在今之時或者不可乎盖今之南昌非昔之南昌也荀子曰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南昌之民正所謂駭政者也其去郡縣畢志郊外若

鳥獸之脫韝離檻撫而招之尤患其弗信況却之以威乎惠之云者刑獄平賦稅節約束明信義立寬禁以來之善養以安之此則守之所以望於君而亦君之所以自待者也雖然一於嚴不可也一於寬亦不可也求之古人若真西山之守南昌以嚴濟寬其勸民諭賊之訓不一而足嘗刻於君之舅侍御君取而讀之當自有得

壽刑部尚書貞菴周公序

仕者爲通榮矣而或留念於丘壑隱者爲高適矣而或不能忘情於金紫此東坡於魏公樂天之出處著有無之論雖其所遇不同要之亦造物者有所靳而

莫能兼之耳若吾崑大司寇貞庵周公與道卷舒綽
然天全其可謂完福矣乎公抱濟世之具由甲科致
位通顯居本兵籌江防總憲明刑鎖鑰南北者垂四
十年其逼才汪度淵乎莫測人皆曰今之魏公也年
近古稀恒持盈滿之戒累疏請老　朝廷數挽而留
之而歸計益決逍遥桑梓約四三大老爲延景會賦
詩酌酒窮山水之樂人又曰今之樂天也至是則凡
嶽子之所謂有無者皆兼而得之矣然又有説焉魏
公榮矣而壽不稱德公則踰七望八聰明不衰步健
食加尚能操椽筆爲人作真草書與客對奕終日忘
倦此又魏公之所無也樂天適矣而嗣微寥寥寂無

所承公則享多男之慶而家器大理君積學脩行爲時名卿此又樂天之所無也然則稱之曰完人不亦稱情也哉吾見大夫士皆喜公之歸爲縉紳領袖相與壺漿函幣登公之堂頌而祝焉橋梓輝映衣冠萃止酘斝序行禮文雍雍誠一時盛舉也大僉周鶴村張碧崖因委鳳爲文以見公之全於天者如此詩曰考槃在陸碩人之軸又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請歌以侑壽觴

送户部郎中李君致仕序

予嘗聞先達稱行人司篤寮宷之誼盖行人皆進士起家品秩職業彼此相等盃酒宴笑怡怡若兄弟及

遷他官雖抵顯要相愛如平生望舊衙依依如故戀
不忍去也正德戊辰擢備員行人適長沙李君貞夫
為司副三年擢南京地官員外郎又三年有展墓之
恩乃引疾既乞致仕　上俞其請仍得進階郎中君不
得報大喜遂徃衆皆嘖嘖歎服以為不可及嗚呼君
可謂達矣君自少喜讀稼書故其學淵求精確其發
於文字言語鑿鑿皆可用有布帛菽粟之味其持身
莊而不傲和而能敬纖悉曲折必盡禮於人人或少
不盡禮君亦不能容蓋以君子自待而不肯以衆人
望人者也迨司錢穀督運兩浙會計簿書務求求計
國用足而民不怨夫君之學不假於口耳而能達諸

用君之政不飾於旦夕而能吾諸遂君之出處不狥時弊而依違於順逆也而皆由諸道盡此三者君可謂達也哉君卜日將行同寅仕南都者持酒餞之予因爲文以旌其高君讀之喜因出諸卿士所贈君詩文甚富讀之有不能盡者吾知君之歸舟得此而重矣

周太守六十壽序

昔人謂古之世風厖俗淳其人多壽後世風俗澆漓壽數不及古者三之一信斯言也則壽之脩短果囿於風氣而無與於人爲矣乎然有超乎風氣之外生乎今之世而上類乎古之人者天必以古之人報之

高其義完其偏焉若慕節周君其一人也君自少端亟誠慤其在庠校以文行稱充歲貢授廣西都司斷事三年而政成擢萬州守今年壽六十文會諸先達徵予文祝之予鄙年嘗慕君之尊人節軒先生有古人風君克肖乃考而充之以學故其見理甚精妥而能應操持天下事斷斷可據而渾然不露若無能為者直言侃論發無不當無依違苟且之狀而渾渾守默若不能言者賢勞　王事往返萬里終歲勤動位不稱其德祿不補其功而兢兢小心不敢自侈其能若不足勝其任者深藏厚積家素饒裕而服食器用敦尚儉朴若弗克自給者居近市闤紛華滿眼而謹

愿忠實君村墟野老不識城郭者君之爲人如此可以爲古之人否乎故天亦以古之人報之貴福富壽萃於一身而風氣厚薄之説不足以拘之矣雖然古之人耻獨爲君子而貴與人爲善吳中風俗日趨於薄而士氣日淪於浮侈有難以言語化者君思所以報天之賜當益厚其德以化吾吳人使風俗同而壽域均焉則君今日之責也

送都御史胡公北上詩序

大中丞紫山胡公以名進士爲御史當逆瑾時抗疏論時事自大理丞晉貳卿有冤獄瀕刑辟公畏瑾威莫敢言公獨力辯得免死按察使胡公士寧發宸濠

奸弊大理獄法司議上刑公執奏得輕貸其他平反
多類是正德丁丑公以僉都御史撫雲中　先帝從
逆彬言幸宣府公上數千言請回鑾彬怒欲中公公
弗顧　先帝雖貌怒公而中寔敬憚每見公輙面慰
之然公終托疾以去彬既敗公復起爲南京都察院
副都御史初鳳以進士從公内臺日領教益得聞公
仁義忠孝之說及公長南院鳳復以御史從公爲屬
吏得見公仁義忠孝之實每侍公側諄諄問　天子
新政得一善則忻忻有喜色曰吾何由而可以覲吾
君也人自北來者家事未及詢諄諄問太夫人安
否得一安信則忻忻有喜色曰吾何由而可以依吾

親也傳曰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公誠無愧
焉今年春　天子上慈宮徽號文武百司例得表
賀公躍然請行則又曰今而後可以覲吾　君依吾
親吾何敢憚暑溽辭道路艱哉卜日將行屬下吏凡
若干人皆賦詩爲贈夫仁義忠孝人之大經也爲之
者在人而所以成之者在天公方有　君親之思偶
值良便雅遂所懷謂非天不可也豸冠峩峩虎伏階
墀百拜稱賀都俞懽忻　國是民瘼敷奏詳盡　君
臣之際樂乎否也捧　詰入門瞻依慈顔壽酒既盈
綵衣式舞懽動髦倪輝曜桑梓毋子之間樂乎否也
嗚呼發於一念之誠而享乎諸福之備来之雖在人

而天實成之此則仁義忠孝之效著於諸君之詩者備矣第鳳受知於公且知公之詳較諸君有甚焉者故僭爲之引

送左都御史陳公詩序

君子之自立也以德行文章事業爲之主三者闕一不得謂之全才鳳於今大中丞東沂陳公見之公天分卓穎平居謙重沉默以禮自防心境坦夷不立崖限辭平而氣和故炙之者無少長久暫皆忻然有所得可不謂有德矣乎公以甲科由吉士授御史督學畿內士感而化兩擢閩浙提學憲副其所成就皆殊才儁器非學足以承之不能也及丞廌天進都憲冊

撫畿內惠政清德孚于人人未幾擢兵部侍郎因
簡命提督邊務整刷廢政條奏切要斟酌簡便事立
而民不擾　先帝念公勤勞特　命爲南京都察院
左都御史食祿一品而公持之以寬大守之以鎮定
使根本重地屢變不搖公之力居多焉其於事業何
如也先是公屢疏乞休奉　溫旨慰留至是則不待
報簽日啓行屬下吏重公之去各爲詩一章識別萃
成巨冊夙惟公綽之德或短於才劉柳之學事業無
聞姚宋之功文章不見焉嗚呼全才亦難矣今公之
德之成如王文正之雅重學之正如胡文定之醇實
政事之所在有聲如包孝肅之嚴整而又得乎知足

勇退之義飄然綠野之適顧不為完人乎哉第今聖人御極起用碩舊協圖新政高名大節如公者恐不能私其身也以是知公之出處未定故於贈公之册難其名漫題曰春江別思

賀監察御史龔君致政序

世之為市道交者與其人聚首對面譽頌過情惟恐不及一展足未及里許輒詆訾之雖其人之賢不肖其言之真偽不可知要之非忠厚之道也武進龔君士謙以名進士自縣尹擢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年未衰即乞身致其事而去楊君天賦代署道事高君之為人邀諸同寅買軸徵予文賀之予以奔走南北

未及識君嘗於經筵楊君廣之則曰龔士謙逆人也其心坦夷明白不立崖異其氣則高亢軒豁無兒女態其行則磊磊落落不喜苛細見人有瑣碎險昧之事則怒形于色有不平輒鑿鑿辨別不能忍故其所自處者不求合於人而求合於理其彈擊不避權要惟義氣激發毅然直任正德庚辰　先帝駐蹕留都紛然多事君時巡京城號令嚴整莫敢犯及理屯田屢覈周悉國賦足而民不乏此君為人大槩也嗚呼君去南臺一年于茲矣優游溪谷與野老終日耳目既遠使有所不可雖盡言之無慮也而楊君顧贊之不啻口出此固忠厚之道然君能使其友篤為去位之

恩延無情之譽其爲人之賢可知矣固不待識君而後可叙其事也

贈豐城侯李公提督京營序

大臣之事君也入則爲腹心出則爲牙爪職也然難其人焉故運籌帷幄者未聞有汗血之功樹勳邊陲者不能兼台鼎之任雖或命數使然亦其才不足以當之爾豐城侯李公以累朝元勳長身脩髯禮恭而行端蓋偉丈夫也正德戊辰領敢勇軍庚午出鎮貴州兼督清平等衛寬嚴並用遠邇畏而愛之辛未統師征流寇壬申再征算子坪甲戌又征苗寇皆身先士卒親冒矢石勇氣百倍卒成大功 朝廷三降勑

褒之勳戚中以爲殊典此公之所謂爪牙者蓋如此已卯寧藩之變公時居南京鎖鑰北門號令明整隨宜調度聿安衆心庚辰 命掌南京右軍都督府事恊同守備今 天子改元念公勤勞特 命提督五軍營則地日近而責日重矣此公之所謂腹心者又如此公聞 命敬畏恍若弗勝顧謂鳳曰何以贈我鳳素辱公知且內姪范生璐爲公塾師有主賓誼不敢默因再拜曰公在留都久稔知武備之弱執戈之士太半老懦而北伻後於權門兩京事體或不相遠公其以在南者審之北其所以調劑腹心之去自不容苟而必使四肢百骸安靜無恙恒致吾 主上無疆

外之顧之憂此公今日之事也公其行哉公乎昔每以召虎方叔自期嘗圖其像朝夕肅拜此其志可知晝接之餘所以輔　聖德壯　國威必有大過人者鳳之言不足爲公重也

賀監察御史張君得子詩序

予盍仕京師都諫俞君國昌年既長得子徐君昌穀以二十八宿分韻爲詩賀之人以爲奇及予改南來關內張君明遠亦以年既長得子楊君應時亦以二十八宇分韻爲詩賀之偶值同寅二十八人人益以爲奇詩既成應時以予厚明遠屬上方求引於予予笑曰昔人謂郎官上應列宿列宿在天經緯衆星其

地要其位尊非凡寵比也君將以郎官期之子乎等而上之蕭何之生應昴宿何漢之名相也君將以若人期之子乎又等而上之傳說爲列星說商之名賢也君又將以古人期之子乎應時曰古之養子也有胎教及其幼也有內傳之教及其長也有外傳之教故其成立也文章事業照耀當世而垂範無窮焉今明遠以名進士爲御史剛毅敏達爲時輩推重其閭相又以衛種之賢稱於戚黨其所以教子者必有良度他日所就不特列宿之比而已也進而爲何則所以維持天下者有術又進而爲說則所以鹽梅當世者有道吾於之子重有望焉顧在明遠養之教之者

何如耳予竒其事符於國昌又竒其分韻其數與人符皆兆之吉者可以爲明遠賀也

壽姊張孺人六十序

昔先太安人壽七十時鳳侍吾姊及少參兄穉觴子孫羅列膝前凡若干人人各壽巵酒太安人笑謂吾姊曰兒輩他日爲壽子孫當倍此數去今十有四年其言猶在耳如昨日事今年吾姊壽六十五月廿九日爲懸帨之辰鳳率內外子孫若子孫之婦拜壽堂下爲子一人婦二人爲女一人壻一人爲孫一人婦一人孫女三人壻一人外孫二人婦一人外孫女三人姪二人婦二人姪女三人壻三人姪之子二人女

四人姪女之子三人女七人合而數之凡四十有奇噫盛矣哉至是太安人之言驗矣長者引少者從以次捧觴拜者跪者揖者立而歌者拜而傾跌者歡笑一室和氣可掬吾姊素少飲頹然既醉宛如太安人故事夙喜甚呼酒更酌買軸繪畫索善鳴者詩分布空方而自叙其事如左若夫成家於儉勤之餘收福於辛苦之中脩婦道而專女工望八九而底期頤則有諸名公之大篇足以揄揚夙嫌於自修故畧之

周孺人六十壽序

婦德貴盈婦才貴歛昔人有是言也豈以德與才歟於漁得故權其輕重而低昂之乎抑有激而發也才

心擾而害隨之惡乎壽故吾見人之富不多其財而薄田敝廬足於陶朱見人之貴不侈其爵而青氈絳帳榮於金紫見人之有時名不高其聞而陶情詩酒放懷歌舞老焉益壯若將終身吾不知有餘在人不足在我嬉嬉然若與得意者等吾之壽或者在此乎客未對予笑曰達哉先生之論也其有得於莊子逍遥之旨乎哉其曰大鵬萬里鷦鷯一枝各適其適不相企慕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累絕則悲去悲去則性命安是故壽於人則爲彭祖壽於物則爲大椿然惟達者能得之則先生其人也今而後呼先生爲逍遥公可乎先生聞之喜卒爵而歌頹然就醉予因拾問

荅之辭合而爲序

壽鄭子充六十序

孔子稱晏平仲善交友曰久而敬之盖久非能敬能敬故久也予友鄭先生子充爲開封世家徙居崑山族之人以帶下醫着名至先生祖介庵公舉進士先生承其業喜讀遂書卓有至行比長遊縣膠約予兄太常公及吏侍未齋顧公爲道義交予亦濫厠講道論德相率以敬先生屢挫場屋垂二十年予兄偕未齋咸在告而予以休謝歸及士大夫之去位者與先生結儒紳會尋幽吊古賦詩酌酒意頗適而敬則未嘗弛也既而先生以歲貢授瑞安司訓今年壽六十

季冬某日實維生朝社友因緘書函幣不遠千里寄遐悰焉而以視辭見委予惟今之爲友者以杯酌相高以形迹相較或諠而過於虐或規而傷於許面譽而背詆外契而中猜者皆是也求一日之敬且不可得況望其久乎哉先生自少而壯壯而老雖一服食之細亦有規度至於持己接人低昂輕重調劑不爽而未嘗不以敬維持其中是故敬而久久而壽亦理也昔魯杌汜年七十不敢釋恭衛武公年九十以敬自儆先生其君人之儔乎予也荒肆無成方圓晚年有尺寸之進而未能也不知先生何以教我

送陳質齋赴任序

吾邑質齋陳君淳德之士也其性靜故其守堅其氣和故其體舒自幼以文學擅時譽弱冠即舉於鄉衆皆以甲科期之然以親老急於祿養得宰　之新昌予聞之喜持酒往賀且諗之曰何以為新昌君曰新昌之民貧而瘠其地僻而俗朴吾將鎮之以靜撫之以寬予笑曰君今之陳登也何其言之符於登也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乎嘗讀史登在淳祐間任新昌宰將行其友人曰何以為新昌登亦曰鎮之以靜撫之以寬友人曰得之矣請益以勤登由是秉燭視事後以循良稱民生祠之君聞之亦駭異請竟其說予曰自三代而降士皆以氣質從事剛者不能矯之為柔

柔者不能強之爲剛要亦各求其善焉耳矣故包孝肅公治開封以嚴歐文忠代之以易簡治之所臻咸抵於成後之人莫能低昂焉君之爲新昌也以靜鎮之則民不擾以寛撫之則民不憂不擾則安其生不憂則樂其心而又濟之以勤以作其善而警其惰焉其爲登也不難矣他日名能吏膺顯擢懋樹勳績與孝肅文忠後先頡頏𠲜君其詎塈哉君喜揖而謝予既爲此說然未有折衷之者乃造氷溪玉山二張君質焉二君方醵諸同袍將圖餞於郊謂予言似須而規可書也因次第其說爲贈行序

壽憲副姜公六十序

壽一也有壽於身者有壽於國者壽於身若其福完
壽於國者其功溥若白傅之於唐高才逸韻文采表
於一世而優游林壑者垂十五年壽於身者也若潞
公温公之於宋退而復起大耋在庭以一身係天下
之安危壽於國者也三君子易地則皆然顧所遇不
同耳予嘗執是說以諗之吾友時川先生姜公未嘗
不以其壽於身者爲賀而亦未嘗不以其不能壽於
國者爲惜也公自少得於其尊人大叅公家教卓然
以學行自立歩武甲科蜚聲曹署德以潤身文以飾
吏未幾以直言出知建寧士論譁然有棲棘之譏尋
陞雲南按察司副使專主武備消變弭釁植良鋤頑

南服賴以寧帖者數年惠足以結其心威足以制其悍明足以燭其奸宛然有先大參之風蓋所謂在父爲能子在君爲能臣矣然落落不能取歡權要功立而弗録名盛而招忌公即棄官歸創別墅於三高之鄉日坐書堵中吟味咀含而所畜益充以粹暇則文騶畫舫窮山水之樂其踪跡真一醉白也然較之潞公溫公則識者不能不爲之重惜焉公少余二歲往年余六十公以高詞見祝今年公壽六十而余以無文未能也乃以其壽於身者爲公賀而以其不得壽於國者爲公惜俾當路者聞之引致要津大展厥蘊以壽吾　君康吾民爲國元老以慰區區之私則余

日之惜又爲他日之賀也

贈東巖顧君五十致政序

孟子論士何事曰尚志古之人有同里不謁時宰如劉元城有叔居相位求奏遷秩如范杲者魯齋許公嘗評之曰在志之立不立也其符於孟子之論世乎予友東巖顧君自少純雅敏達有用世才上年以國學需次天曹其季父未齋公當要津可以浮沉天下士士之趨承顏色者如市而公能吐握延接無間踈遠況其戚者乎君見齷齪輩即蹙頞不欲與混儳屋遠去於未公亦間一叅侍慨然嘆曰吾豈肯藉父兄勢媒好官耶乃䟽乞休致天曹高其義授浙江布政

司都事飄然南還社友爲之增氣持酒爲壽且致賀焉而彭峯王君以祝辭見委予惟士之立身以志爲主而氣輔之志苟不立則氣隨以靡下至吮舐嗚嘷之陋亦甘心焉或一時富貴可以苟得其於公議何如哉君素承家學爲未齋所器重豈特元成里閈之好而已耶顧乃遺榮養高不有其勢置身千仞使人可仰而不可及回視某董直若唶核而使趨附之流心熱而顔泚焉然則今日之賀且祝可以振高風激汙俗出於尋常意見之外其諸異於人之賀歟昔劉凝之五十謝政歐陽公作廬山高以壽君今年壽五十予將誦之爲君祝盖予之文不敢望文忠而君之

尚則無愧於疑之云

畋亭存稿卷之一

敀亭存稿卷之二

崑山方鳳著　玄孫士驥上服父重較輯

序

南濆稿序　稿已毀于火

予自少好古文歌詩每從祠部兄賡和然質庸而格凡意近而氣卑苦思則鑿遁就則俚漫然以之應人求之身心無益也茲檢舊藏本手録數十篇名曰南濆稿求正於祠部偶出薛文清公讀書録見示文清自謂早年用意詩文有妨進脩及讀二程全書知張思叔三十外尚肆力詩文至見伊川後始棄其學而務存養夫有德者斯有言如二程養之素足其發於

詩若文或模寫道體或形容至樂自得乎從容閒雅之趣與回琴點瑟和鳴類應讀之使人興起非若後之人徒工無益者比也故其示門人嘗曰行不逮言非止言説雖文辭不能踐皆可耻於乎今之詩文果能顧厥行否乎予懼且愧不敢妄意詩文將循文清思叔二君子之言而學之以求無負于程夫子之遺訓第年長志惰未保厥終果能爲有德之言否也

王井詩後序

王君朝貴素業儒學易數年既而業醫自王峯移家吳城閶疾者戸屨恒滿顏其室曰王井取橘井之義王則自王峯而言不忘本也郡之大夫士雅其爲人

贈以詩君文彙成巨册亦既多且富矣君顧以其言似頌退然不敢居求所以規焉徵予序予惟君學易者也請規以易可乎井卦名也有三義焉泥而不食者用因體塞也自取之也渫而不食者命也冽且食焉則體立而用行矣非理乎君邃於醫家書且以儒經濟之其中之所蓄淵汞澄澈深不可測凈不可抳其起人之疾若執衡以應物高下在手無不如意澤之所及隨處沾足所謂渫且冽焉而綆汲於往來者君蓋有餘地矣若夫以德施自修以音效自滿以賄利自小漫然視人之命若秦越之肥瘠自屯其膏為時所舍則豈諸大夫士所以贈言之先意乎哉君誠

以易之三義自昜立乎體毋塞其用順乎理毋泥乎其命則盡乎井之道庶幾將爲君子儒何有於醫之良請以是規

雲泉詩序

壽聖寺住持璉上人詣予請曰某性嗜閒且好潔物之閒者莫如雲潔莫如泉因以雲泉爲號諸縉紳咸以詩贈萃而成冊公爲我叙之予曰善上人之假物以自况也夫雲出入無心聚散無時悠悠行空與意俱適其閒矣乎夫泉渾渾而積涓涓而流溢之則清可以濯纓其潔矣乎少陵所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上人蓋可與言詩矣然有説焉閒非樂逸廢時

之謂也使吾心寂感虛受塊然不動而百物之紛遝如浮雲一點斯可以為閒矣素非淨几棐脩容儀之謂也戒律精嚴操持堅定卓然立於同衣之上如丈布萬仞使人可仰而不可汚斯可以為潔矣上人其念之哉毋負諸縉紳贈言之意然余觀今之為佛學者則反是急於取利見富人百計誘之以必得為悅甚至良田華屋執役公府與凡氓等其勞辱得間其又下者則夢寐酒色飲食刑憲日流汚下恬不為耻惡乎潔嗚呼其視上人之所以自待者何如哉予故樂為之序以質於上人之師問庵蓋問庵真得閒潔之趣者上人果能師之則不待外求矣

壽范母五十序

物之貞者莫如松栢故其壽以世計然求松栢之所以壽亦曰耐歲寒歷氷霜風雨剥蝕蘿蔓束縛夭若有意屈抑之而使之壽若珎葩異卉朱欄雕榭嬌夭可人而其壽可以日計故古之人稱人之壽必擬諸松栢取其貞而已矣君今范母趙孺人其庶幾所謂貞而壽者哉孺人自少歸守坡范君遭家多難日就零謝舅氏困嘔逆姑病且瞽守坡以憂勞得瘵孺人日侍醫禱辛苦萬狀姑舅夫相繼殁孺人哀毀骨立抱子女經紀家事數年長子玉曆克家幹蠱蚤侯少釋若孺人者其歲寒氷霜風雨蘿蔓不備嘗矣乎今

年壽五十其僧氏毛贈甫周願甫徵予文祝之予嘗讀吉安志胡文穆女名貞女適解學士子解戍遼東肴歸貧不能存姑舅夫相繼歿貞女竭力孝養傾篋中藏以終大事撫諸孫成立嘗籲天曰得見解氏子能執祀事吾目瞑矣後果年八十五孺人所遭與貞女同其壽之同或又過之蓋可卜矣則今日之賀而以松栢擬之不爲忝也詩曰如松栢之貞請歌以爲壽

送顧周道之任序

國朝文武並用在內有部院有五府各設首領官每朔望朝則首領具公移出入之目　而叅隱然以下

條制上官其責可謂重矣在外則有布按二司以倣部院有都司以倣五府首領之設與內相同若都事其一也其職視京[illegible]若少間其監制叅贊之重豈與內殊勢乎哉吾友顧君周道以國子生授貴州都司都事瀕行予甥張漢文拉姻友餞之徵予文華其行予執爵進周道告之曰君知若職之重乎 今夫貴屏障滇南抗扼湖湘川蜀環其西闔遞繞其古 其所轄若干衛半雜夷類蓋四方之衝也地重則職 重職重則人不容於不重矣君其以斯言告之上官 凡所以養兵息民之道一以 朝廷約束爲之主而 維持調劑之方則在乎君其處上也敬而不諛其處 下也寬

而不縱其屬巳端而嚴其處事和而制至若耆夷之內附者尤所當注念譬之畜野鳥久而自馴矣上下洽力一方靖安俾　聖天子無南顧之憂則君之責塞矣他日自外而內若部院若五府地近而職要其所以參決贊襄者無施而不可其爲鄉井之重豈小小哉君聞之喜盡于爵揖而謝曰命之矣

送方君之任零陵序

鄉舉里選之法廢而求士於科目其次胄監又其次則掾史其人果不賢科目也人皆賢之果賢非科目也人皆不賢之嗚呼以科目求士猶以網求魚可謂盡得乎哉鉛山方君自胄監來丞吾邑三年矣上官

知其賢雖丞也每令視令篆百務紛糾擲理鑑照庭無滯訟獄無淹囚人皆曰進士才也今年秋擢知末之零陵將行予告之曰士之望於上者必欲待巳之重而求其所以自待者反不重焉故予自束髮時未嘗見吾崑丞有遷令者崑丞遷令自君始然則上之人其於士也未嘗不知待之未嘗不厚而所以低昂輕重於其間者不當獨委之科目苟有人自待之重如君者出焉則不必科目上之人固以科目待之矣若君今日之擢是也亦榮矣哉雖然位益顯則責益重名益彰則實益難君爲丞專職也君令則兼衆職矣兼衆職則所以自待者當益重程伯子曰君子之

向上如人之作梯身愈進則仰之者愈高矣君庶幾勉之予日望之

贈鄭掌教序

師儒之職重且難專以文行表率多士而所謂多士皆英豪儁特踔然左右立覘吾之醇疵而心之敬忽係焉可不慎乎是故知其重而輕之者慢也知其難而易之者妄也將樂鄭先生來以鄉進士掌崑庠教學博而行端化行而譽彰甫二期部使者旌獎薦及將有顯擢先生退然不敢當孳孳焉日研經史抵暮猶焚膏有伊吾聲其治身益恭謹慤慤然循法而守禮焉蓋其志以甲科自期而不屑以升斗之禄爲榮

以古人自待而不欲以尋丈之進為足重人之所輕而難人之所易嗚呼其來上官之知也宜哉嘗考縣志自國初來吾邑學諭惟朱鹵庵先生得收名宦葉文莊公實表其行謂其律已教人綽有矩度為當道所推許外是無聞焉則夫先生今日之遇可以追跡鹵庵他日翺翔要津經理天下事蓋有餘地矣門下士張思湯孫子奇輩以得師自慶率諸生百拜稱賀托予序其事予因舉重輕難易之說復之而必以文莊公之言為左券者非泛論也蓋以文莊所以待鹵庵者以待先生也

送王仲美北上序

大行王君仲美使事既竣將北上雅念舊僚過予言別且曰何以益我則告之曰予爲行人七年所得於長者之教有三言焉尚書俞公則曰行人篤寀寀之誼起家進士品秩職業彼此無低昂盃酒宴笑怡怡若兄弟及遷他官雖抵顯要相愛如平生望舊衙依依如故居不忍去也是之謂有情禮侍顧公則曰某嘗記行人司題名碑其間賢可師否可戒者不一皆鑿鑿可以指數君不必遠求古人即碑中名氏師其賢去其不肖則得矣是之謂取法家宰孫公則曰君毋謂行人爲閒官行人秩三載輒有科道部屬之擢科道部屬所司皆貞肅糾舉錢穀兵刑重大之務及

今注念法律講求親民臨下之政他日舉而施之如
合左右劵有弗難矣苟特其間而以恭酒廢時失事
可乎哉是之謂豫養夫無情則自處以薄而無以敦
俗取法不高則卑且汚不免爲庸衆人培養弗預則
臨事必僨辱身喪名過孰大焉嗚呼此三言者獨行
人乎哉蓋凡他官皆可以爲式而行人特尤喫緊耳
仲美性行純雅莊默有遠到器局其情不患其不厚
其取法也不患其不高其預養也不患其不深他日
躋顯仕樹勲聲爲吾邦生色者非仲美誰望哉予也
衰遲無能括囊林丘有負於三言多矣不敢自私而
告之仲美且因仲美以達同官諸君子幸相與勗之

壽奚懷泉七十序

懷泉奚先生以醫名于吳郡邑日使人候之必應上官及士夫過蘇之求治者故下邑洎他郡招之者不能一至至則倉卒而反未嘗經宿蓋雖其迫于診視然亦可見事上之謹如此醫之暇得内養之術精神日强步履如追是其驗矣今年壽七十陳君小竹王君玉井求予一言以益先生壽予笑曰客有多技藝好論說者造九方皐之廬告以相馬之法皐不屑也然亦笑而頷之頃則奕秋至客又告以奕法秋怒而起君子曰皐也容秋也盈今先生精於醫其調攝衛養之方無所不究而又加以屈伸呼吸之術予嘗顧

學而未能者顧俾予以益壽之説瀆而告之是何異於告阜以相馬秋以奕也不知先生將笑而納之乎抑怒而卻走也雖然客之言誠過矣然原其心則欲二子之進於技也未爲不良先生或以二君之心爲心則所以保身者益周以固而其算顧可量哉予納交先生有年倘以其術見授俾予徒在日從杖屨徜徉山水間亦無不可也

任宜竹六十壽序

予友任君宜竹今年壽六十客有持酒祝之者或曰宜竹積學砥行宜顯甲科而造物者故抑之屈於此則伸於彼其獲未算也必矣或曰君不見南山之木

乎喬然而當道者雖膺棟梁之任終不免斤斧之伐其生曠遠幽閒之地匠石所不能視者知其傲氷霜凌霄漢閱歷歲年固其理也宜竹不以不見用而壽惟不見用可以致壽其亦類於此也夫予聞之曰二說皆善於況者也第與予之見不相似予與宜竹同生年同遊邑庠同試南畿今同甲子一周惟出處通塞畧有不同者然宜竹以清才逸韻爲縉紳所推重黌舍中英俊接迹若稱老成材具必先屈指宜竹且有徐卿穎器爭秀競爽不獨克紹書香又從而充拓之將高大其門戶然則宜竹今日之遇不可謂之屈匠石不可謂之不視而二客之說未必盡然也大器

晚成安知其將来不買其餘勇以翱翔天漢乎哉予拭目以俟

壽羽士陳翠峯序

方外友陳君翠峯習老氏之學近又兼通醫因契内養一日過予劇論老子九守之法且求所以延年者予笑曰君閑於俯煉而顧以長生之術下問請以君所知者對夫老子之所守者有九吾子得其幾君作而言曰所謂虛無清靜眞五者吾嘗聞其畧若所謂平易法弱吾嘗疑之願明以告我予應之曰老子不云乎棄聰明存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盖心貴乎平平則不傾故曰平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

而行蓋樂道安常不爲難能之事故曰易勿挾勿攖
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蓋體道爲主故
曰法見小守柔退而勿宥弱者非怯也道之用也故
曰弱夫平則心安安則久易則心泰泰則和法則心
正正則固弱則心裕裕則容備是四者而馴致於虛
無清靜以漸企乎老子之真不難矣君其勉之君今
年壽五十青瞳黑髮如少壯矧又加以九守以周其
養而全其天其將來願可量哉予請以斯言爲君壽
昔昌黎贈文暢以言謂不當以浮圖之說告之而予
復舉君所素習者最焉蓋文暢主於文辭而君重於
保生其所趨不同故其言不得不殊然昌黎之論正

以大君試取讀之或舍此而取彼亦未可知也

送節判孫君沾還太倉序

國家設兩京內府諸局供應外自府部及諸司軍衛君士馬芻粟皆取給各省而東南諸郡爲重故每歲督運公遴選才廉吏以充今年吾蘇米價騰涌歛聚惟艱撫按推太倉州判官孫君董其事通判廖君實總之君受牒顧謂廖曰往年府州官不相下偕往留都則速負者無以拘較今明府且弗動某即往有速負敢以牒報廖欣然是其言不閱四月而事告成大中丞白公將勞之以厲他官君竝仕羅山改嘉定主簿未幾擢今官嘗有巨豪總區賦勢壓同役令丞皆

屈分禮貌之一儒生不平訟其奸委君按蒙以百金進君怒叱搒掠益嚴夫以一事驗君平生有不畏強禦之才有不受暮夜之廉執是以施設於督運則其信上安下而職無不盡也宜矣然有頌君者輒遜避不敢當曰明府之力也可不謂賢矣乎君卜日將歸太倉蘇士夫仕南都者餞于郊予得叙其事故發其善於脩職以告諸在位者

送封監察御史菊東王先生榮還序

雲南其遠藩也山水峻冽風氣清亢其所產士多雄特精敏其物產則奇怪秀異與士相珍重予於留臺同寅得二人焉曰董君昭仲王君子升文學節義爰出

群表蓋偉丈夫也子升尊人菊東先生自貴來京邸予得展拜脩髯長身禮度閑整予異而問之昭仲曰先生本浙之嵊人以武勛南調世官貴之清平沈爽簡靜不喜深蓄不屑較計有心事輙與人傾倒盖其性度有如此者正德壬申以太學生授清苑令當要衝民困征役先生左斾右劃求所以生裕之術遇歲侵上疏乞蠲租民德之然以不阿取怒上官即日棄緌綬邑之民多泣送者貧不能歸莫孺人脫珥具舟車費耕田課子視得喪漠如也其出處有如此者厥考慎軒翁性嚴憚先生承之以敬順雖被叱辱無異色太孺人躋上壽綵侍百方求悅其心父母歿言及

輙爲詳其事亦有如此者今　天子嗣統上　慈宮
徽號推恩寰宇先生封監察御史莫封孺人先生將
行群僚賀而餞之予盍叙其事乎曰昔人謂天地之
氣不在人則在物中國之秀多鍾於人遠國之秀多
鍾於物故雲貴產金貝犀象奇香異寶而士或不能
與中國埒乎嘗執是說以驗雲貴之士若先生者孝
足以立身廉足以守官量足以容物而子升又以材
幹爲臺中首稱而又有昭仲之賢以爲之友即三君
子以例其餘其可珎可重之士又不止此矣而謂遠
國獨鍾于物豈公評也哉予也聞先生之風而興起
將委志丘壑歌謳太平與先生爭高於萬里之外異

時昭仲必效歐陽子作廬山高以寄我

送王鶴峯考績序

予毎見縣令與所部內士夫往往不相得令與士夫處多猜而少誠士夫出一言涉利獘必審之左右甚至私厚顯要以自固而於恬廢者則致薄焉如此而欲收士夫之心得乎士夫亦視令待之輕而責之重挾勢干法少加詰治則怨甚至以關節撓公事弗從則謗而侁焉知此而欲令之不怨得乎嗚呼二者胥失之矣若鶴峯王君之令吾邑則反是君以進士治邑三年如一日其心誠而豈姑持巳也謙而待人也恭其處事也詳而和其施禮也於顯要恬廢低昂皆

有度焉故吾士夫相與露肝鬲吐衷素恂恂愉愉真
君兄弟蓋數十年所僅見也昔人頌卓茂之政曰吏
懷其恩傍有一士曰吏懷其恩不若元魯公以誠信
化人士夫高其行君蓋兼有之矣初君將蒞任京師
有造浮言者曰崑則誠鉅邑也如士夫艱屬何君亦
不能無疑至是則憣然曰人言豈可信哉蓋事久則
定情久則真其誠與偽非一時一事所能掩襲者也
今年春君以考績北上士夫爭為歌詩頌之而予得
序諸首簡將以發吾崑士夫久鬱之懷君行矣倘遇
浮言者幸為我謝之

廣東按察司僉事張公六十壽序

予與張公碧崖同甲子今年壽同躋六十客有張運夫支通甫氏往来余二人間將拉姻友持酒爲公壽以祝辭見委且曰君與碧崖所同者不止此同由甲科同爲法官同僉憲廣東同養高丘壑同有子登科昔李摯之四同劉孝標之三同二公皆兼之矣祝碧崖即所以祝公也予曰不然大同之中有不同者焉公之爲錢塘也以循良著聲其署刑曹也法平而情稱爲上官所器許其僉臬司也振肅風紀釐積弊祛稔惡吏畏而民懷之惜乎用之者不能究其材若予則竊祿群隊中未嘗一日有親民之政徒以空言得罪此一不同也公素以內養自多予初不服其說然

年既及耆聰明不衰精爽如壯齒牢而髮黎步徤而
食加猶能經紀門戶日應接賓客不少倦若予則登
髮種種行履艱澁每與公並席人皆謂予且長數歲
此又一不同也夫以公德政之善恵沾人人固可以
致壽而葆和全真之術又足以濟之其將来之筭盖
有不待祝而可以預卜者矣雖然二客之所謂同者
迹也而不知予二人之心明白爽朗披豁可掬此所
謂真同雖二客或未能盡知也心既同則壽亦可同
而迹之同不同又何暇計哉二客笑曰君之壽碧崖
乃所以自壽也因序其說而復之

送刑部郎中孫君改任序

人有恒言忠孝不能兩全王陽孝矣而餒於忠王尊忠矣而歉於孝似矣然孝可移於忠忠必本於孝若吾友默齋孫君其難矣乎君夙禀異質長益學問見義敢爲罔有顧忌其尊人客死蒼梧君年甫弱冠未値祖喪祀母以高年伏枕席而妻病垂劇君聞訃即匍匐赴廣中艱關萬里奉櫬以行時猺獞横發急挾一舟舟人復置毒百計得脫辛苦萬狀旣抵家則妻歿且久矣君此者可不謂孝乎較之壽昌之棄官尋母爲晦翁所取者雖同於爲親其所處之地更難矣自是厲志篤學舉進士爲法官氷蘗之操凛不可奪朝廷有大營建求才能吏董其事而君當首舉百

允疑獄遇擬讞干利害者衆皆縮手避忌君獨以直氣任之平反惟公不肯狥時低昂於是聲譽藉藉士林中然亦以此得罪謫柳之懷遠君笑曰固吾舊遊地也欣然就道若此者可不謂忠乎較之子厚之以柳易播爲昌黎所稱者雖同於爲友其所持之正又過矣夫忠孝大節也二王不能兼而君兼之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信矣夫君行矣吾昆大夫士壯其節相與會餞於郊外而予以獨厚得叙其事乃執爵進而祝曰願君毋貳乃心毋以位卑易其守願謹服食以保其躬願　聖天子亟賜環以鑒其忠願太孺人眉壽不日見君早歸承懽怡顏以終其孝君卒

爵再拜曰惟子之祝是期因遍酬諸公成禮而別

送兵科給事中秦君陞任序

予友裕齋秦君少好學有大志自謂古人可到嘗品藻吾崑人物雅重文莊葉公且曰使吾得志當不負此老文莊起家進士由兵科給事中旋致高位讜論滿

朝廷勳烈滿邊鄙蓋偉丈夫也君亦以進士任兵科仕不廢學務造底極凡所以律身濟世之道一以文莊爲師所獻替者皆

國家要務所抨彈者皆城社巨慝凝然以身負荷天下之重一切利害禍福若無與於我者然終以直道取忤謫官東陽有爲君惜者予曰不然平生所學正在於此昔豐清敏公稷

李文肅公所在有宋時皆以敢諫落職朱子亟稱二
公有用之學未幾二公果召用豐功偉績至今炳燿
史冊然則君今日之屈適爲他日張本將大展厥蘊
與文莊爭高於後先尚何惜哉君行矣吾邑士大夫
壯其節會餞於郊外而予得序其事予無似竊祿言
職者數年於文莊願學而未能者乃敢舉以爲告而
又進之以朱子之說庶幾古人贈言之意

送戶部員外黎君序

嘗讀三原王公漕河通志及二泉邵公漕政舉要二
書志漕法大畧有三其始也兑於有司其中也達於
漕運末則貯之太倉凡百需皆仰給焉然惟始兑之

後既重且艱而東南歲運十當八九故毎歲擇才望素著者監督盖兊運之弊歲稔月滋軍利於多取以傷民之財民雜以濫惡以損軍之力其勢必至於爭苟上之人處之不得其法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任丘黎君光啓以名進士歷官戸曹今年用衆推監督江南北兊運自蘇按崑下令曰　國課重事也軍不得取耗民不得以濫惡售毋圖自便毋專鬬訟惟典法是循敢有侮悖弗率者罰不赦已而兊事告竣軍民稱便無一譁語即一邑則所以施於他郡縣者可知矣於是吾崑大夫士皆重君之爲人比其行相與持酒送之婁江之滸即席賦詩以伸繾綣萃而成

卷題曰春江別思予與君尊人太守公素舊而君又予兄太常公所取士有通家之誼焉獨得序其事予聞三原二泉爲諸生時即注念漕事及司其職經畫調劑務殫厥心著爲成書以垂無窮至今司 國計者賴焉君人品才識不讓二公他日自漕司任地卿豐功偉績當與二公頡頏則今日之舉與有光焉予拭目以俟

贈沈耒亭序

醫莫難於孩幼病莫難於疹脉未定故切之難言不能宣故問之難服食起居不知節故調攝之難是故精其技者亦尠焉沈君耒亭世業兒醫有聲許劬梦

文有子甫捉抱疹勢在可否間君從容接劑起之䰟以物弗受乃徵予言以將謝悰予嘗謂今之醫有二弊然也嗜利終焉好名利與名交汨於中而忍心萌夫忍心一萌生意薄蝕其視人之疾若秦越之肥瘠欲其補造化之功而慰父母之念難矣哉君去此二弊㦗㦗然慎其所難而不敢以易心乘之惟竭吾之力以溥厥施而不責人之報宜乎人之求之者衆而感之者深也傳曰贈人以物不若贈人以言則言固有重於物者矣予之言不足爲君重然苐文報德之私非言莫之能將也於是乎書

壽王主簿文

終南王君孟章爲太師端毅公孫厥考坦軒先生教以義方卓有大志結閣中英俊講學礪行期濟世美然制於命屢挫場屋僅膺貢入太學選授主崑山簿三年而政成焉其事上官廉察宲待士夫撫百姓御隷卒咸得其道直而有禮寬而不縱明而弗察綽有故家風味故崑之士民皆宜之今年壽六十八月某日實維生朝持酒爲壽而君適以考績將北上於是朱君懋功買軸繪圖徵薦名家詩且餞且祝而屬上方屬予序予惟祖孫父子積功累仁後先相繼謂之世德氣脉所鍾綿延牢固貴者一堂謂之世壽世德在人可以脩而至世壽在天可以感而應端毅公以

完名全節爲　國元老壽九十有三而坦軒亦以樹善植義壽八十有一　君蒙祖父之澤脩世德則所以施於政者無不善承世壽則所以得於天者有足徵矣其將來之筭可量乎哉顧在君所以自保者何如耳詩曰降爾遐福惟日不足請以是爲君頌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請以是爲君規

封大理評事陸戒軒七十壽序

戒軒陸先生以子伯載貴　封大理評事今年壽七十某月日寔維生朝鄉士大夫隸燈事之勝預爲之賀筐篚盈庭衣冠萃止獻酬以致其敬鍾鼓以宣其朴石川張君山齋周君顧謂予曰盛哉斯舉伯載所

以顯其親也不可以無文因授簡焉往年天方貞菴二公先後稱壽于嘗祝之以詩若文茲不敢辭豈人子欲顯其親之壽非德不重非貴不揚德且貴矣而或淹於宦游徒切望雲之思亦何益也今三君以道悅親遺榮就養晝錦一堂天下之至樂也而伯載獨稱其慶則又猶可賀者矧先生禀賦充實神采如壯安履道之坦臻考祥之慶晚年雅謝世紛肩輿野艇往来鄉市心迹俱適日與二公歌詠太平望之若列仙中人而又有賢子孫以承其懽而裕其後焉則其壽而賀賀而盛亦何忝哉雖然今日之賀盛則盛矣所以顯揚乎先生者在伯載尚未艾也邇者 明

詔起用儒碩三君將應召而出懋樹勲勣爲時名卿則三公之志愈樂而壽益尊相與徜徉於煙霞泉石之間與玉山婁水爭高競秀予更當執筆爲朋壽頌以揄揚三氏家慶之隆且以爲　國家人瑞賀焉

耆齡考終録序

秋官郎張子事其大人天方公曲盡孝養自服食之細以至起居登泛皆執事左右公卒既塟乃廬墓側奠哭如禮服日哀公志銘表傳誄輓爲録刻之以傳客有愛張子者曰張子則誠孝子矣然廬墓非古也予曰廬墓非古亦不害於古客曰張子立身揚名所以顯其親者在是矣又假文翰以表著非古也予曰

文翰表著非古亦可勸於今客曰請聞其旨予曰令之人親旣歿則曰吾事畢矣安然室家之奉視祇兒之跡荊棘之道漠如也張子割生者之情以專於死者之事抱慘啣戚於荒烟宿草之墟豈恒情哉亦發於一念之誠耳執此以質之曾閔奚異其害至於哀録之舉尤見其惓惓孝思之實不忍其親之幽光與日俱沒而因以勸人子之欲顯其親者必托乎文獻之徵而不忘乎著存之念嗚呼其用心亦勤矣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張子以之客唯唯而退他日予過張子之廬偶出是録命綴數語予兄矯翁序之詳矣夫復何言也謹撫與客問荅之辭漫書其次

嶠亭存稿後序

伯兄嶠亭先生少精舉業馳聲海内遠近來學者庭無虛跡洊揚春闈舉在高等有司兩刻其文以式多士厥既釋褐即肆力於古學至忘寢食雖疾不廢正德乙亥時官刑曹所著已十卷鳳嘗序之爲好事者假録失去今所存者自歲丁丑至於乙未或先生出以示鳳或鳳見而録之蓋三十之一耳固不足以盡先生之藴然其窮理之功脩身之要憂世之志於是亦可以槩見矣共十八卷後更有所得當續而傳云

顧夫人七十壽序

論女德者婦道曰順順以承上母道曰慈慈以成下

二者得其一斯亦難矣知兼之者哉兼之者得致壽之本享純嘏膺遐算亦理之所必至者焉若今大學士未齋顧公之配朱夫人者有足徵矣夫人自少貞婉端默桂軒先生爲公擇配得夫人可以占家瑞未久孝敬聞於族黨其事公中饋外一無所專享宴餽遺豐腆唯公命公好義樂施夫人多贊助之與公賓慶者五十年未嘗反目蓋所謂婦道非順而承矣乎教子仲立慈不廢嚴績學脩行紹芳賢科又推其餘以及諸介循禮嗜善頭角挺秀又推其餘以及媵妣臧獲仁育義裁調劑不爽蓋所謂母道非慈而成矣乎昔呂正獻公立朝曾夫人端容正論陰易其善且

治家有法琢磨榮公聿德器成就爲婦爲母者爲閫式榮封誥号歆動一世較之夫人豈非先後一轍哉夫人今年壽七十吾邑自縉紳大夫下至姻黨士類咸以詩文寄遐祝王君世爵張君元忠輩與仲立有同袍之雅尤惓惓焉謂予納交於公久漫以祝辭見屬予故述婦道母道之兼以見夫人所以致壽者亦其本且以驗公之德行於家者如此云

葉南阜冠帶序

傳曰造化無棄物聖人無棄才然其間遇與不遇則存乎命焉爾矣劉蕡優於學乃至下第向平優於德而爵祿不及若此者不謂之命可乎予友南阜葉君

文莊公裔孫也氣充而志宏學博而識精遊縣膠不試每占高等然制於命淹跡場屋屢戰屢北君亦倦勤乃奉　詔以冠帶終其身鄉士夫咸惜其才勸勿就君歎且謝曰如命何於是石川張公山齋周公竝姻友持酒餽之以予有里閈之雅命序其事予惟士之抱藝求售者其器局不相遠而遇與不遇則有命主之然不遇之中有遇存焉劉蕡以下第得名向平以爵祿不及取重皆所謂不遇之遇也今君顯被明詔榮膺章服逍遙怡愉輝映桑梓較之二子其所遇若或過之矧　聖人在位起廢拔滯而造化之妙乘除莫測君不遇於前或大遇於後其子若孫或有

能繼文莊公之遺躅者皆未可知也然則今日之遇不遇烏可以低昂人物乎哉石川山齋二公執爵而前曰確論也請借以爲君壽君岸幘豪飲遍觴坐客既醉而別

周東婁六十壽叙

天之陰隲善人不能畀以全福然其間乘除妙合有非人之智可測力可挽者要之不失爲善之報而已吾友東婁周先生心平而氣充禮恭而行詳蓋善士也其所得於天者若不足以酬其善以窮年矻矻取進士而官止於一命人皆少之以累世樹德宜衍厥後而一息方番鄙人皆遲之以督耕守業漸致饒裕

而有司剥之以服役人皆不平之若此者宜無作善之報矣然先生處之裕如不與命忤不與物競心曰休而體日強焉今年壽踰六十精悍無慈外應賓客內理家政酬酢不衰可卜雖老是屈於彼獨伸於此皆天也使先生致位通顯蘭玉森庭籯金滿前而不得遐算以承諸福亦身外之浮塩耳烏足為輕重哉十月望日為降誕之辰彭峯王君山塘朱君拉諸同社持酒為先生賀漫以祝辭見委予與先生厚故直述平生屈伸之迹以舒先生之懷先生笑曰以向平之才爵祿不及吾得一第足以酬初志以白傳之德斬然無後吾撫一穉足以托後事以淵明少陵之人

品窮不能自給吾有薄田矮屋足以供伏臘備享宴吾何以外物爲欣戚哉於是衆賓皆羡先生之達爲賦考槃以侑壽觴

奉壽伯兄矯翁七十序

人皆曰人定可以勝天鳳曰天可以理勝不可以力勝蓋天者理而已矣吾盡吾之理則天心可回始若屈而終必伸之初非直有以勝之也其以力者反是若伯兄矯亭公其以理勝者歟公自少稟賦孱弱内則 先禮部有呂正獻之嚴外則葛愼節效焦伯強之教日乾夕惕耕讀遑勤至不能任勞稍長遊縣膠屢困場屋公嘗謂鳳曰慨吾之踣躓文戰可以占吾

爵矣觀吾之瀬而多疾可以卜吾年矣然公愈推愈
奮自經傳子史百家稗野之書無不精貫則曰非以
干祿也盡吾理而已未幾以易學魁多士取進士高
等回翔郎署出入藩臬晚年以當路薦入翰林兼
宮僚侍 經筵超拜太常卿爵不可謂不尊矣迨謝
政歸創逸我園闢一小室扁曰待盡終日吟哦其中
惟二三童子侍左右每辰午進藥一果粥二盂夜則
呼酒使童子歌以侑觴一切貴要之客絕不相見紛
華塵俗之務不相關白老子所謂欲去則無累養靜
則神完者公蓋妙契之矣則曰非以益筭也盡吾理
而已然今年壽七十有八養益固可卜難老年不可謂

不高矣夫淹於科目而享清要之榮苦於疾疹而有期頤之望此皆公以理自勝天雖若欲屈之而自有不能不伸之者若以力強矯吾見其亟敗焉耳烏在其能勝哉公生朝在季春廿又二日遠近縉紳士夫皆以詩文致祝多不能盡讀而鳳獨知德爲詳故其辭之切較諸公有甚焉若夫德器之弘重政事之詳敏出處之明正皆著於諸公之作盡之矣鳳姑於自修故畧之

壽戴道室人五十序

我方氏娶婦以賢稱者惟堂伯母陸氏洎毛氏爲最然皆出自中産故胡文定有云娶婦必須不若吾家

者其資性雖有定稟而其去傲慢習敬恭有勢之所
不能已者焉若夫生長巨室謙抑小心無異二毋之
賢則吾姪載道之配周孺人者其尤難矣乎孺人族
甚盛以貲雄於一鄉其父除菴公父子繼顯其母族
吳亦以世宦取重其所挾不爲不多孺人一切捐去
自歸吾姪曲意承順不肯少自專其事舅姑如其父
母處娣妾如其妯娌待臧獲如其子女荊釵布裙蔬
食朴室澹如也不見其有一毫富貴之態校之二毋
豈不尤難矣乎今年孺人壽五十六月十又一日爲
懸帨之辰姻黨鄰所禹輩相與持酒爲賀徵予文祝
之予惟二毋以賢均享遐筭孺人之賢兼於二毋則

其將來之壽倍於二毋豈非理之可必者哉其子世儒輟太學之業張席作樂百拜獻舞而載道以光禄署丞奉　命適便道抵家伯兄太常公伉儷壽考含飴弄玄父子祖孫書錦一堂享重慶之樂而予也得以文字叙家瑞焉可謂一時之盛美矣雖然古之君子處盈有道載道世儒當益脩厥德以承太常公之遺以迓上天駢蕃之休此區區之私也預茲賀者凡若干人法得附書

方氏譜乘小引

夫水木本源君子知重焉故考姓氏別世系則謂之譜譜者錄也錄其可傳者以傳也有關人別為立傳

及紀其者作與其志銘焉則謂之乘乘也者如車之能載也皆君子重本崇源之意也然有附光竊望浸承華胄以驕世誇俗者失之僭侈盈衍是自以爲得而於祖宗族屬飄然路人甚至嗣事弗續墜遺至親以他人子爲子易姓紊宗而不以爲異者失之薄茲二者君子弗爲也我方氏自宋元來可考者凡十世雖無雄貲肥業開基拓戶而浮沉理亂世不失爲中產雖無達官顯士效用樹立而安分畏遵法禮世不失爲善人積德脩行雖不敢言百年不敢謂始發而吾 祖父子孫衣冠世美其得於天者不可謂不厚也故鳳倣歐蘇朱子譜法閒以巳意手筆是冊先世

系而文字繼之蓋爲譜系之義而爲之者也夫木必資培培則茂水必待濬濬則通吾祖宗植立積蓄所以望於後人者其心謂何而吾子孫所以培之濬之以副吾 祖宗之望者其道謂何君子曰孝以亢宗讓以睦族鳳敢以斯言告與斯譜者

送南濱朱先生之任延平序

予聞太倉學正南濱朱先生之賢恨未識其人今年春予訪蘭齋王公於太倉偶憩學宮見堂楣大書曰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歎猶久之可以驗先生胷次與人數等矣然未得其爲人之詳不數月庠友王子與何濬顯輯而言曰吾師南濱先生近擢延平

教授將行其受恩獨多敢乞一言用展吾私予曰今
生果何如人哉王子曰先生永嘉名士也貌偉而心
坦學博而行高以貢掌教吾庠見門廡墻舍傾圮
即捐已貲新之復搆樓數楹貯古書盡日與士友論
咀其中興到則呼酒雅歌投壺情洽而禮不廢其急
於造士也則置試卓給廩餼程能較藝奬勸警惰士
感激濯磨科甲奮起其憫士之貧也則與州大夫協
力買田蓄租以贍不足未嘗私取斗粟其不欲者亦
不強蓋以君子自待而不背以衆人望人者也予聞
之作而歎曰賢哉南濱之爲人也其樂育如胡安定
之周詳其好善如孫明復之引汲其和而正如焦伯

強之恩義無盡光明磊落無媕婀鄙瑣之態所謂青
天白日高山大川皆於是乎足徵矣茲行也由州而
郡郡而臺省而館閣不皆有餘地哉惟終始一德以
求厥譽崇厥位此區區贈言之私也南濱其毋以一
階自足哉

壽伯兄文

正德庚辰三月朔鳳謁祠堂既退兒子築侍告曰維
茲月廿又二日爲世父嶠亭先生生朝不肖拉諸同
遊繪圖作詩以將賀私聞秋官于岐以忠孝由來是
壽甚爲顔扁上方以俟惟大人序之先生去歲壽五
十鳳以使命奔走欲爲文致遐祝不果至今爲欠事

茲舉適符素心乃作而言曰忠孝德之本也德壽之基也書稱君陳必以孝詩稱周公必以忠二公皆以壽考綏享多福爲萬世瞻仰諸君子以言爲壽而本於忠孝意獨至矣鳳溪敢自侈其家美乎哉特舉其實以質之諸君焉耳弘治辛酉先生旣魁多士將北上先禮部偶遘小疾先生卽侍湯藥不果行及旣仕例得顯祿以就養懇乞南部奉先大安人以行偶遘小疾復稱疾奉之歸毋曰視寢食治塋墓吾之責也吾可離吾親以遠遊爲哉是其仕也以親其止也以親可不謂孝乎其居官也歷禮兵刑三部各以職盡其心不敢苟且歲月以緩王事職方之命南下而寧

濟拒逆禍延留都近在旦夕有勸先生緩進以俟變者先生叱之曰是何言哉國難不赴以圖自偷國之賊也吾豈爲之哉乃倉卒處家政定身后事慷慨就任白巖嘆息以爲人所難可不謂忠乎忠孝德之本也持是以求壽猶木之柢水之源發之久而流之遠有不待言者矣雖然周公之忠達於天下君陳之孝孚於一家其隱顯不同其爲道一也先生勤勞王事髮髮種種歸興濃郁形之謌詩而吳下山水明歷草木蓊茂四時之景若獻奇吐秀以待先生者遺榮養高坐鎮雅俗使此身進則爲周公退則爲君陳進退綽綽心神怡曠得壽之道也此區區之私出於頌祝

之外較諸君有甚焉者不識先生以爲何如

縉紳贈言引

予家自宋元來可考者凡十世世以耕爲業至曾祖始命先祖槐庭公習文字開門授徒享有冠服與士大夫交游有詩文之惠三傳至不肖百年間所得甚富然兩遭回祿盡委煨燼不能記憶僅録十之四五亦存其畧云耳俾元儒手鈔久而成秩刻之以示子孫使爲他日文獻之徵雖然積書未必能讀積金未必能守温公之正論也然有挾此以譏積金至於厚亡者予曰不然是在子孫子孫賢積書可也積金亦可也子孫不賢雖所積之多汗牛充棟亦散爲他人

有耳豈獨能亡金哉

柴母曹夫人七十壽序

傳曰安而且貞地之德也安則不搖貞則不變壽之道也予於柴母曹夫人見之矣夫人自少莊默簡重女德克脩柴與曹氏皆吾邑善族夫人甫笄歸瓛菴公方公之未顯也精於易大家爭延為弟子師夫人抱子女理家政井臼之細棲栅之養杼柚之工皆身親指畫欣欣愉愉不見其有不足之色及公之旣顯也為都諫為天廚進京兆三品階榮亦甚矣夫人每遣妾媵隨侍而幹家之勤猶夫未顯也由是公得以盡力王事懋著勛績為時名卿夫人寔成之至其處

娣姒以和待姻黨以厚訓子姓愛而不瀆治臧獲慈不廢嚴削布飯蔬謙抑閒靖不見其有有餘之色若此者非所謂安而貞者乎安則其體舒舒則逸貞則其性靜靜則久有壽之道焉詩曰如岡如陵如松栢之貞夫人以之今年夫人壽登七袠九月某日爲縣悅之辰太學梁君乾伯與公爲至親從子與公爲至友也徵文爲夫人壽公世子也乾伯也皆學易者也故以易道爲祝他日公與夫人伉儷齊年踰八望九至於無期予更當執筆爲朋壽頌以衍二族家慶之隆且以爲　國家人瑞賀焉

王母五十壽序

人皆曰婦人之德不見于外予曰不然即其外可以驗其内其賢與否有弗能遁者矣世之婦人妬悍專恣傲慢其夫制之如拘囚使不得伸縮禽犢其子女縱之使恣而恬不加意華美於服飾泛濫於餔餟而於中饋之事反假手於僕妾若此者可以爲賢乎吾友王君朝貴其配趙孺人實處者三十年未嘗反目家事能代君勞至於餽遺之往來錢帛之出入君皆專之略無顧慮君好行義事孺人多贊成之及觀其諸子或讀或耕或醫皆有定業不至廢墜及予過君之廬則又見其賓祭之克共飲饌之精美童僕井井侍立左右執壺榼供應對皆有常度此三者雖未足

以盡孺人之善然則此可以占其賢矣今年孺人壽五十仲冬八日爲生朝于內姪范玉曆玉可之母與孺人兄弟也持酒邀予爲孺人壽且徵文祝之玉曆昆季津津道孺人之德宜未止此意君少焉予曰未也孺人之壽方來未艾〻〻下而中中而上上而無期于更當執筆大書脩錄以爲世之婦道勸焉茲持其發軔耳

送石川張先生北上序

石川張子以進士起家由州大夫擢秋官尚書郎念其尊人天方公垂白不欲行天方公強之去然鬱鬱有望雲之思不得已假一差便道歸省依依數月又

不欲行天方公又強之去未幾竟以終養　上請

天子濂其孝許之仍　詔竣事亟来事事張子大喜

而南事天方公曲盡愛敬自服食言動起居登泛之無

日不在左右得一珎卉奇石故玩弄親側以娛老懷

宛然萊綵之樂天方公以壽卒廬於墓者三年有終

焉之志內外姻黨勸之去張子難之一日造予南濆

之居揖而言曰吾廬墓踰時計若與吾親處歸未

數日皇皇如有所失忍舍去耶君何以處我予

曰不然忠孝人道之大倫[illegible]以尊各得其偏君子惜

之劍為不能兩全之説非確論也經曰始於事親中

於事君子之事親無憾于茲移孝以事吾　君殫心

窮力樾樹勳烈以荅吾　君曲成之私以彰天方公之家教以衍篠藿諸父之世德以垂子孫孫于無窮之光範其爲孝不旣多且大乎張子愶然曰大哉言也吾何敢私其身於是束裝戒行東袁周子邀諸縉紳會餞於西郊之亭衆皆執爵祖道畢且謂重行色不可以無言也退乎爲之序

周僉憲七十壽序

語曰愛之欲其生又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夫人而爲人好愛而好愛之者又皆鄉之善士則其人之有德而可以久生亦理之所可必者矣若吾友大僉鶴村周先生其一人也先生自少以文學見愛於布

司取進士高等試政南京秋官郎尚書劉公愛重之未幾出佐河南州郡中州士民皆愛之及超拜雲南按察司僉事克振風紀雲南士民又皆愛之較中州有甚焉部使者薦其賢將有大用然以太夫人垂白萬里飄然懸車歸事色養暇則約諸同志爲儒紳會尋幽吊古酌酒賦詩擅一時之勝于時先生年已六十矣　天子覃恩重臣　詔加先生朝列大夫進四品秩鄉之士夫縉紳愛先生者爭以詩文賀且祝焉多至不能盡讀今年先生壽古稀鄉之士夫縉紳爲愛愈深其詩若文較昔愈富珠玉滿壁光耀閭里非先生存心之厚制行之醇處物之當何以得此於人

人哉六月望日寔維生朝惟滙者源預於春和張宴其倩氏王君介之以祝辭見委予惟先生之所以見愛於人者其来也本於德而吾人之所以愛先生者其心也出於誠本於德則有致壽之理出於誠則有相感之機因理以卜諸數因人以徵諸天其將来之算可量乎哉予既以是復介之先生以予言爲頌而少規予應之曰當自愛先生亟能笑曰得之矣復命爲侑觴之歌歌曰

先生世家白鶴村樹德種善善清門偉哉器局衆所愛文光萬丈搖崑崙南宮鏖戰掇高第試政留都尤卓異平反一一字重丘山道路喧傳口碑記三年出佐

中南州殷勤保障民瘼瘳共嗟大賢可棲棘　天恩超拜紛遮留豸冠綉服重方面凛凛威風鎮南甸豺狼遁跡驄屢遊皂囊旁午交章薦一朝忽起望雲思歸来色養高堂慈綵輿画舫快登涉興来到處留新詩只今稀齡許稱祝滿壁珠璣光萬斛書幣青鳥来群仙酒映金緋榮覩福慶乎忝在知愛中春風杖屨時相從花枝壓帽醉高宴重樓夜半喧歌鐘玉山我我揷霄漢婁水湯湯無畔岸先生遐筭共高深水光山色年年看

楊遠林七十壽序

人之壽或曰禀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或曰人以

百歲爲期惟善攝者能延之創爲以人勝天之論予嘗執此以驗之吾友遠林楊翁蓋合二說而兼之者歟翁自少禀賦孱弱且多疾疹日進粥一二盂而藥物不勝食氣癯然不勝衣也然善於調養旦暮服食既時且節一舉步即謹畏不少肆出門未三里柚一小函置珍品其中雖對客亦咀嚼少許暇則靜坐數息以怡神一切世故皆脫去買田金陵歲二三往返策蹇丹陽張帆婁江翩然野服惟意所適興到則吟小詩客至對奕竟日忘倦教童子歌舞以自娛去年壽七十某月日爲生朝以翁在金陵未及稱觴庠友沈君邦濟輩徵予文補祝之予惟壽之禀於初而不

能移者雖必然之數其循於人而有可延者乃或然之理昔人以燈爲喻置之風中則易熄移之密室則可久蓋以喻善養者非翁其誰哉其將來之筭愈養愈高可以預占矣較之矻矻窮力逐富貴耽嗜欲自促其光景者其智愚之相去何如哉予與翁親且舊每羨翁之達學而未能茲欲從翁講長生久視之術超出物外以爲世之勞勞者勸焉不知翁肯盡出其底蘊否也